

# 艾略特诗歌创作中的反传统精神探析

## ——兼论《荒原》的艺术表现方式

唐 希

(成都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59)

**摘要:**艾略特作为象征主义诗歌最有影响的代表,他以自己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与欧美传统文学之间形成了一道泾渭分明的分界线。他与象征主义运动的其他作家一样,公开反对浪漫主义在诗歌创作中直抒胸臆的创作方法,主张诗歌要靠“直觉”表现“内心”。他同时又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包括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相区别,主张将批评的重点投向社会文化领域。在文学的表现形式上,他提出并坚持自己独具特色的诗歌创作方法。《荒原》是他上述诗歌理论主张的重要实践。

**关键词:**艾略特;诗歌创作;反传统精神;《荒原》

**中图分类号:** I561.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3)02-0106-06

盛行于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具有鲜明的反传统精神。象征主义是其中最早出现的一个流派,而艾略特是其最杰出的代表。他用自己的诗歌创作主张与实践异常鲜明地反对传统的诗歌创作方法。

艾略特在诗歌创作中的反传统精神是多方面的,首先表现为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的否定。他打破西方自19世纪以来业已形成且影响深远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反对在诗歌中直抒胸臆和追求华丽的辞藻,试图用自己的研究和诗歌创作实践对历史传统、宗教传统、道德传统,特别是文学传统进行重新的界定。一方面,受哲学家布雷德利的影响,艾略特十分强调和重视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认为主体与客体不能截然区分,主体不能站在客体之外对客体作完全的把握和认识,主张

反映客体的诗歌要“广博”、“委婉”和“隐晦”。他反对浪漫主义诗人在诗歌中用一己的个性或心理对事物本体的遮蔽,提出寻找“客观对应物”来作为象征和暗示,以便使诗人的情绪更加隐晦和深邃。他主张将主观抒情变为客观象征,从而创造出情思深广、韵味浓郁、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他明确表示,“在艺术形式中表现情绪的惟一方式是找到客观对应物”,是找到与这些情感密切相关的形象、情境、情节等等适当的媒介并把它写到诗里,使读者从这些形象等象征物中感受到诗人所要表现的情绪,“能够把想象转换为感觉,把看法转化为心绪”,力求做到“像闻到玫瑰花一样立刻感受到思想”[1](22页),即赋予思想感情以感性形象,通过客观象征物来表现主观精神,把读者从客观事物中所体味揣摩并引发出来的相对应的思想感情,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在艾略特看来,诗人越是能把各种情感密集地表现在某种形象或文字里,而不是直接抒发出来,诗才越有价值。

如其在诗歌《荒原》中写道:“四月是最残忍的

收稿日期:2002-09-26

作者简介:唐希(1966—),女,重庆人,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新芽。”诗人将“残忍的四月”作为承载思想情感的载体和客观对应物,象征和暗示对现实的恐惧之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特殊的社会背景条件下,西方传统理性文化的毁灭,使原本洋溢着明媚春光的四月,也呈现出一派肃杀和凄凉。象征美好未来的“丁香”花,而今却长在“荒地”上,即使春天的细雨也无法催发“迟钝的新芽”。诗人用如此变形的景象来表达自己对残忍现实的感受,读者虽看不到诗人情感的直接宣泄,但透过上述所描绘的客观对应物,亦能感受到诗人凄苦郁闷的思绪。

另一方面,艾略特还特别重视个体精神与更广泛的普遍性意识之间的关系。他在《传统和个人才能》一文中指出:“没有哪位诗人,也没有哪位艺术家可以独自拥有完整的意义。”[2](786页)如果诗人硬要在诗中抒发自己生活中因特殊事件所激发的个人情感,这样并不能有利于创作出“不寻常的和有趣的”诗。他呼吁诗歌创作要表现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广情思,攻讦浪漫主义独抒个人情感和漫无节制之诗风。他一反浪漫主义推崇个性的创作传统,主张诗人在诗歌中流露出来的感情要“非个性化”。因为诗不再是宣泄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艾略特认为艺术家应随时不断地放弃、消灭个性,使自己依附于人类更有价值的东西。他要求诗人个人的情感情绪、体验感受必须转化为艺术性、宇宙性和全人类的东西,使诗脱离诗人而成为独立存在的“事物之诗本身”[3]。他认为诗人的创作无不是从自己的情感开始,但问题是如何将自己的痛苦或幸福提升到更加广泛而又普遍的非个人的高度,即它所代表或反映出来的是整个人类与社会的痛苦或幸福。但丁不为个人的失望和挫折感所累,他是从个人的本能冲动中建造出永恒和神圣的东西;莎士比亚斗争的目的就是把个人的和私人的痛苦转化成更丰富、更不平凡的东西,转化成普遍的和非个人的东西。艾略特认为,伟大的诗人正是因为具有这一非凡的超越个人的能力,才能在写自己的过程中反映出他的时代。

在《荒原》中,诗人隐匿个人的喜怒哀乐之情,逃避个人的自我生活体验感受,回避对事物的真善善恶评判,通过含蓄蕴藉、言近旨远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更为广阔、更为深层和更为本质的社会人类情

感。如其表现西方社会人们生活的孤独和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不信任,用“枯死的树没有遮荫,蟋蟀的声音也不使人放心”的诗句,揭示西方社会人们普遍的心理隔离状态等。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只有男人和女人的性别上的差别,只是某种观念的象征体,只是抽象的符号而已,失去了人物自我个性。诗人以此来暗示和象征现代荒原的病根所在。

再一方面,即在感情与思想的关系方面,艾略特认为诗人的思想才是作品完美的基础,诗人的创作经验,就是“不断将相异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的经验”。他认为普通人的经验是“混乱的、无规则的、片断的”,普通人坠入爱河或阅读斯宾诺莎的书,这些经验彼此互不相干,与打字机的噪音或烹调的味道也互不相干,可是对像多恩这样的诗人来说,“这些经验总是在构成新的整体”[2](787页)。他极为推崇17世纪的玄学派诗人,将既重才思又重感情的玄学派诗人多恩奉为楷模。他认为17世纪以后的诗人在诗中要么大谈感情,因而冲淡了诗歌的内容;要么就对他们自己“外溢的强烈感情”不能加以充分的思考,因此他们不能写出真正优秀的诗歌[4](233页)。他认为像多恩这样的诗人与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能取得一种整体的感受和现代的“头脑”,在他的思维方式中,思想和感情是可以和睦相处的。艾略特认为:“在我们现存的文明之中,诗人似乎一定是很艰深的。”“诗人为了强使语言符合自己的意思(在有必要时使语言错位),他必须变得无所不知,更能使用典故,更为间接婉转。”[5]

艾略特努力要使自己创作中的思想与感情相统一,即使自己的诗歌成为这种“统一的感受力”的产物。他宣称现代诗人应该将智慧和感情调和起来,从不同的意识中创造出新的整体来。《荒原》可以看作是他这种努力的结果之一。在《荒原》这首诗中,许多事情都碰到了一起。该诗将过去和现在浓缩连接起来,表现的既是历史的衰亡,又是它的统一;它考察的既是伦敦这一布尔乔亚的现代城市的细节,又是世界上所有城市的情况。因此,它在表现战后的绝望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信仰的共同渴望和对失去的人生的整体追寻,体验出人类灵魂的一种状态。一些西方评论家评论艾略特的诗,认为它不是诗人自己的宣言,不会激情洋溢,也不会揉进大量的个人经验。他是一个戴着面具的诗人,隐藏在嘲讽的伪装之下,用好多种的声音在说话;他的情歌也

根本不是情歌,而是吹毛求疵地与感情的分离。但无论出自何种原因,重要的成就在于它产生了一种新的诗风和建立起现代诗歌的新传统——一种区别于浪漫主义的“像立体派的绘画那样有棱角”,并且在感情与智慧两者之间吟咏的声音。

## 二

艾略特诗歌的反传统精神还表现在其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区别上。他在反对浪漫主义的直抒胸臆、夸张情感的同时,也不赞成现实主义将外部世界的表象“典型化”和自然主义所作的琐细描写,主张现实世界是虚幻的、丑恶的,人的内心世界才是最高的真实;诗歌应当表现内心梦幻,人们只有依靠直觉才能认识真理,欣赏并创造美;强调使用“暗示”和“象征”的表现手法,用外界事物来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因此,在创作中,他在大量展示 20 世纪前半叶战乱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的同时,将诗歌表现的内容重点放在了描述现代西方人苦闷、空虚和幻灭的社会心态上。他在揭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创伤与不幸,展现动荡不安与文明堕落的社会环境,指出战争与情欲是造成世界病态与荒芜的主要根源的同时,又试图寻找到人类社会的出路,最后他把眼光投向宗教,指出只有信仰上帝,才是拯救人类社会,摆脱苦难,从而达到至善至美境地的唯一出路。他的诗歌,就是通过其中所蕴含的人类文化内涵,以及对西方现代文化所进行的嘲讽、批判与探索,表现出他希望重建社会秩序、拯救人类的理性追求。《荒原》正“是它那个时代,即紧接在世界大战以后的年月的诗篇。它创造了一个精神迷失的黑暗而痛苦的景象,这并不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化,属于现代的城市,属于战后的世界。”艾略特在诗中写现代社会的颓废和渴求复兴的愿望,“与其说在这首诗中唤起的骨瘦如柴的形象表现出全诗和诗人本身全无生气,还不如说它是对当代文化的深刻批评”[5]。

在理论上,特别是在 1928 年以后,艾略特并不是像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那样简单地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而是将批评的重点直接指向了社会文化领域。正如他在《圣林》的前言中所说的:他关注的不仅是诗歌与它同时代和其他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关系,而且也要关注社会、文化、宗教的

本质问题。有评论家认为,艾略特的《普罗弗洛克与其他观察》的问世和批评文集《圣林》的出版,使之成为当代首屈一指的诗人和文艺批评家。他的诗歌塑造了战后那代人的感受和情感,同样,他的文艺批评指明了战后的文学评价的方向,建立了批评的标准,修正了文学传统的总体认识和文学研究的学术实践。他的文艺批评不仅为现代新诗——尤其是他自己的诗——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而且构造了一种新的批评态度,这种态度重新建立了总体的评价标准。

艾略特对社会文化的批判,与其他现代主义作家一样,本质上都是对人的生存现状、人的本质问题的探索,表达西方人力图摆脱西方文明给人们带来的异化,及走向自然的愿望,它涉及到道德、宗教和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当他在《追寻异神》、《什么是基督教社会》和《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等一系列论著中,对文学的道德意义、理想的基督教社会、文化的难题以及文化与宗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时候,他所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已远远超越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对生活所作的典型化描述或“客观性”的自然堆砌,而深入到西方文化的“内核”之中去了。其中,对于文学的道德问题,艾略特宣称文学批评必须以道德学家身份出现,赋予批评本身应具有的社会意义,并说此言主要是针对那些从不将道德的原则赋予文学之中的人。艾略特所谈论的道德问题并不完全局限于理论玄思,它要求涉及到人与社会的本质问题。他认为道德的标准对文学判断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的性质影响作品的价值,二是道德的性质也会影响读者的信念和行为。错误的道德必然要影响作品的价值和质量。艾略特将乔伊斯与曼斯菲尔德及劳伦斯的作品加以比较。他认为,曼斯菲尔德的《狂喜》关注的是感情,其中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提示;劳伦斯《在玫瑰花园的阴影中》表现的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的批判,作品中的人物没有道德感或社会责任感;而乔伊斯的作品《死者》表现真正的爱情,涉及到人生的本质方面,因此,乔伊斯才是这个时代较著名的作家中道德上最正统的。与之同时,艾略特又认为道德是靠不住的,因为它常常随着时代的变革而改变。时代变迁了,必然要动摇道德的根基与基础,因此,文学单靠道德来评判就显得不够准确和可靠。

对于宗教问题,艾略特认为文学的标准应与宗

教的标准联系起来。他指出：“我深信我们没有觉察到我们多么彻底但又是多么地不合理地割裂了我们的文学标准和我们的宗教标准之间的联系。如果真能做到二者彻底决裂，那或许并不十分严重；但是问题是二者并没有，而且也永远不可能彻底决裂。”因此，“在任何一个时代，如果人们对于伦理和神学问题有比较一致的看法，那么那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就会比较充实”〔6〕。他对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趋向所造成的“各个阶级的男男女女脱离传统，疏远宗教”的现象深恶痛绝，认为这种物质主义文化只能造就群氓，“尽管他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而且还训练有素，但群氓终究是群氓”〔7〕（15页）。他认为，“建立在私人利益原则和破坏公共原则之上的社会组织，由于毫无节制地实现工业化，正在导致人性的扭曲和自然资源的匮乏，而我们大多数的物质进步则是一种使若干代后的人将要付出惨重代价的进步”〔7〕（46页）。为解决这一矛盾，艾略特将社会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基督教社会。他认为对此唯一的控制和平衡，只能是宗教的控制和平衡；一个可使文明艺术的创造活动得以繁荣和延续的社会，其唯一的希望的发展趋势，只能是变成基督教社会。他将他所认为的理想的基督教社会划分为基督教国家、基督教社团和基督教团体三个部分，认为信仰基督教不仅是对人的灵魂负责的问题，而且有利于世界各民族的和平，“当我们人人为自己的灵魂负责的时候，我们也在为所有其他人的灵魂负责。……基督教对待各民族的和平、幸福和福利的态度，是把这些东西本身只看作手段而非目的，所以基督徒比起把这一切看成目的的人来，会更为真诚地献身于实现这些理想”〔7〕（15页）。

对于文化问题，艾略特把它定义为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域的某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见诸该民族的艺术、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之中。他将文化分为个人文化、集团文化和阶级文化三种类型，认为只有与整个社会有关的文化才应引起人们的重视。他主张文化的多元化或多样性。他在《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一书中充满关注和焦虑之情地公开宣称：“在过去六七年中，我一直怀着不断增强的焦虑心情，观察着文化这个词的遭遇。”〔7〕（15页）他认为当今的时代和社会，还远未“兑现”出文明的所有价值。他自信地强调，目前的这个时代是一个衰落的时代，其文化的标准较50年前为低，这种衰

落的证据在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部门都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文化在当代的退化与衰败主要源于文化的分化，宗教思想及其实践、哲学以及艺术，全都要变成由彼此之间互不来往的集团各自耕作的互不相关的领域。因此，艺术的感受力由于同宗教的感受力相分离而变得迟钝了。这种文化退化的后果在艾略特看来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它不仅关系到集团的重大事情，而且也关系到全社会的人的重大事情。为此，艾略特提出了振兴文化的口号。

艾略特的理论主张对《荒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上述理论主张的指导下，诗人站在历史的高度，把握20世纪的时代脉搏，通过使用一系列的生活意象和对西方荒芜社会图景的生动刻画，及对西方现代社会生活的立体画卷的形象编织，反映出现实社会的本质特征，指明人们只有找到圣杯——宗教，才能拯救战乱的国家 and 复苏荒原社会。

### 三

艾略特在诗歌创作中的反传统精神还表现在对传统诗歌表现方式的改变上。有人曾将之称为改变表现方式的天才。正如诗人自己所说：“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他们的感受性是随时代而变化的，但是只有一位天才人物才能改变表现的方式。很多二流的诗人之所以是二流的，就是因为他们缺少那种敏感和意识来发现他们与前一代人感觉不同，必须使用不同的词汇。”在艾略特身上，尽管英语诗歌的传统和英语文化依然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用自己的创作改变了他那一代人的表现方式。艾略特与他同时代的象征主义诗人一道，用其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作，在欧美传统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划下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从此，文学创作走向个人的主观世界，着力于表现神秘的幻觉，强调以外界事物为“象征”来暗示微妙的内心感受。诗人们在创作中大量使用直觉、非理性和梦幻，使作品在更加凝练、含蓄、集中、富有韵味和质感，调动“通感”对作品的感悟，以及对诗体的解放的同时，也使作品变得更加晦涩和难懂。

艾略特的创作，首先受到“现代”诗歌的伟大发明者——波德莱尔的深远影响和莫大启发。从波德莱尔的诗中，艾略特看到原来大城市肮脏生活的意象可以提升到空前的强度。这种提升的同时，即发

掘丑恶之中的美的过程中,也为他人创造了一种宣泄和表现的模式。艾略特认为,正是波德莱尔以其颓废,以他那有名的“病态”,使他具有了能够提炼出一名杰出诗人的必不可少的才能和对自己那个时代的感觉。特别是他的诗歌中对现代都市的感受,影响了他的观念及其创作,而这些又为由都市所构成的自我异化的现代诗歌开辟了道路。在艾略特看来,波德莱尔始终是现代诗歌的伟大发明者,因为他的诗歌和语言是人们所经历过的最近乎完整的一种革新。受其影响,艾略特不可避免地在他的诗歌里充满了他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城市、机械、人口增加和大众文化发展的内容;并且正如哲学家赫尔密所说的,表现的是一些“在微小的干巴巴的事物中的美”[5]。在他身后出版的《青年时代的诗作》,描绘波士顿这个新的“人群密集的城市”里的状况,将城里的偏僻小街、灯火通明的门道、临时过夜的廉价旅店、地上铺着木屑扔着牡蛎壳的饭店和波士顿上流社会的生活等等内容,都纳入他的诗歌并作为其创作的主要题材。诗人通过这些内容,表明他精神上的孤独与焦虑,及对这个城市世界的黑暗面的迷恋与感受。

而在诗歌语言的表达顺序上,艾略特认为,面对时代复杂和多样的文化体系,诗人必须变得愈来愈无所不包、愈来愈隐晦、愈来愈间接,以便迫使语言就范,必要时甚至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来表达意义。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无序的,诗人不须考虑语言的规范。诗人是按照诗人“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来进行写作的,它不同于常人所熟悉的秩序和逻辑。他毫不预示地从一个场景移到另一个场景,从当代拉向历史,又从历史回到现代。他甚至在诗篇里删掉了一些句或段之间的过渡性文字,有意识地舍弃一些必要的文字符号,即诗歌中起连接作用的环节,从而使读者如坠入云雾之中,很难了解诗人的真正意图。

在诗歌的时代感与现实感问题上,艾略特主张“同时并存”。他说:“一个人在写作时,不仅要想到自己的时代,还要想到自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以及包括于其中的他本国的整个文学是同时并存的、而又构成同时并存的秩序。”这种观点给了诗人的创作以更加广阔的空间。在《荒原》一诗中,诗人将西方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名作佳句有机地融合进诗行中,并从古典的和历史的纬

度进行人生阐述与探索,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内涵。而诗人在诗中将古典与现代进行撞击,用典故来唤回传统,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来观照现实社会与自我的存在,在给人一个万花筒似的纷繁复杂的景象的同时,也使诗歌显得更加含蓄而凝练、简洁与深邃。

突破传统的表现方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从艾略特一开始的创作中就几乎表现得淋漓尽致。长诗《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发表在当时的诗坛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他1914年到达英国的时候,几乎无人愿意发表该诗。《诗歌》杂志的编者门罗也认为它几乎算不上诗,打算将它删去。庞德出版的《泛爱诗选》收进了此诗,遭到英国评论界的群起而攻之。《新政治家》杂志的一篇未署名文章认为,对艾略特这些诗歌只能一笑置之,他怀疑这些东西能称之为“诗”。从这场风波中,我们可以看出艾略特的诗歌对当时文坛的冲击。然而意象主义诗人埃兹拉·庞德却认为该诗是他所见过的美国人创作的最优秀的诗,宣称他发现了一位“真正主动训练自己并步入现代主义”的美国诗人[2](788页)。作者在诗中隐藏了自己的观点和所要提出的问题,大量使用意象的重叠,支离破碎的结构,因而成为“意象主义现代精神的权威”[5]。直到诗人最负盛名的长诗《荒原》发表,艾略特在西方现代派诗坛的领袖地位才终于确立。

诗人1922年发表的《荒原》,在结构、比喻、用典等方面更加大胆,也更为新颖。它的内容极其丰富,从艰难的个人经历到复杂的美学观点几乎无所不包,有人认为它将整个人类文化传统微缩于四百多行诗句之中。诗歌旁征博引,大量用典,17页的篇幅就另有7页的注释,434行诗句,竟有一半以上的篇幅与典故或摘引有关,用典近百处,内容跨度几千年;诗歌使用了拉丁语、古希腊语、德语和梵文等7种文字,并将不同的文体混杂并陈;诗人在诗中“以不同的声音来值勤”[5],借助于不断变换的面具和语气,深深地把自己藏匿在诗句的背后,使该诗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作”[5]。一些西方评论家评论该诗说,“它很‘艰深’,事实上,它的这种艰深从问世以后一直使研究者着迷。它很零碎——‘我用这些碎片撑住我的废墟’,不过它试图将这些碎片连接起来达到新的一致。它是现代的,是一首有关现代城市的诗,其中充满了打字员、满脸粉刺的

年轻人、每天穿过伦敦桥的一群群人流,人人眼睛都盯着自己的脚尖,他们去金融区上班,就像艾略特本人一样”[5]。诗歌“通过大量的典故、引语、混成和讽仿”,使它“既与传统相联系,又与传统分道扬镳”。有评论家认为零碎的片断是构成《荒原》一诗的基本要素,在他们看来,全诗就是由一些零碎的小诗、零碎的对话、零碎的生活片断、零碎的场景和零碎的文化所构成。诗人正是借助断裂的创作手法和

在许多读者看来支离破碎的这种“建立联系的方式,将过去与现在、将神话和宗教的感受与世俗世界、将艺术史与它当前的使命连在了一起”[5]。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艾略特以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对传统的诗歌创作方法进行反叛的同时,使自己成为象征主义诗歌最有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代表,他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和诗歌创作实践,最终确立了自己在西方文学界的重要地位。

#### 参考文献:

- [1]艾略特. 玄学派诗人[A]. 艾略特文学论文集[C]. 李赋宁译. 南昌: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 [2]安德鲁·桑德斯. 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M]. 谷启楠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3]陆建德. 艾略特:改变表现方式的天才[J]. 外国文学评论,1999,(3).
- [4]傅俊. 渊源·流变·跨越:跨文化语境下的英语文学[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 [5]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 T. S. 艾略特[J]. 外国文艺,1999,(3).
- [6]蒋洪新. 论托·斯·艾略特的社会文化批评[J]. 理论与创作,1999,(3).
- [7]艾略特. 基督教与文化[M]. 杨民生,陈常锦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 [8]蒋承勇. 世界文学史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 Anti-Traditional Spirit in Eliot's Poetry Creation

TANG Xi

(College of Law and Humanity,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gy, Chengdu, Sichuan 610059, china)

**Abstract:** The most influencing figure of symbolism in poetry, T. S. Eliot formes a distinct demarcation between his own poetic theories as well as his creative practice and traditional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Like other writers of symbolism movement, he openly opposes the crative way of romanticism that expresses their feelings in the creation of poetry, and holds that poetry must embody one's innermost feelings by the means of intuition. At the same time, he distinguishes his own creative way from that of traditional realism, incluing critical realism, and proposes that the key point of criticism be involved in social cultural field. In the literary form of manifestation, he comes up with and persists in the creative way of his own unique styly. *Wasteland* is a case in point based on his above poetic theories.

**Key words:** Eliot; poetry creation; anti-traditional spirit; *wasteland*

[责任编辑:张思武]